

小題銳鋒

亨初集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

王德鎮栗侯

觀魯大夫之告賢者而不黨之心見矣夫景伯與子貢不相與也

而其所以告之者豈徒不黨乎武叔哉從來事有不可告者有不

可不告者無端之愬不可告也而不妨為之轉告者如公伯寮愬

子路於季孫景伯不以告子路而告夫子是過情之譽不可不告

也而必為之直告者如叔孫武叔賢子貢於仲尼景伯不以告夫

子而告子貢是不然武叔非伯寮比也則不容告賢子貢非愬子

路比也亦不必告且師不必賢於弟子稱弟子即以尊師也更不

○跌○入○靈○緊○異○常○

待○告○第○子○不○必○不○如○師○子○貢○環○不○自○安○當○亦○夫○子○所○欣○慰○也○抑○又○

可○秘○之○勿○以○告○而○要○未○足○以○窺○子○服○景○伯○之○心○奸○雄○窺○竊○非○一○日○

○盡○致○

矣○立○談○抵○掌○之○餘○即○隱○為○收○拾○人○心○之○計○况○敢○以○尊○賢○者○誣○聖○何○

不○敢○以○誣○聖○者○誣○賢○景○伯○而○竟○置○若○罔○聞○也○既○無○以○關○權○臣○之○口○

又○何○以○折○不○臣○之○心○乎○則○此○一○告○也○所○以○杜○其○漸○聖○道○衰○微○百○餘○

年○矣○臧○否○混○淆○之○輩○又○好○為○是○非○倒○置○之○談○始○或○以○稱○道○為○表○揚○

○議○論○風○生○

繼○即○欲○以○表○揚○為○阻○抑○景○伯○而○亦○隨○聲○附○和○也○非○特○啟○人○心○之○疑○

抑○且○貽○吾○道○之○患○矣○則○此○一○告○也○正○以○防○其○微○且○夫○景○伯○固○素○不○

黨於武叔者也。跡其黃池之會，告吳人與夫伐邾之役，告康子者。

忠言讜論，足以折服強大，而未嘗阿附權臣。今武叔放言高論，一

無顧忌，而景伯敢執盈之咎，面折可也。力爭可也。否則轉語夫子，

可也。而必以告子貢，何居？聖人自有真耳，而必待仲尼為定評。思

仲尼反無以藉口，則舍子貢固無可告也。且景伯豈不知敏達多

才，究未可與絮長而較短，特以代為之辨，要不若使之自辨為尤

明。故轉達焉，不置一詞，直陳焉，不敢臆說。為一時品類小為千古

辨論大若第謂其智足知聖而告也，抑亦淺視乎景伯矣。輿論原

無定耳。然竟與武叔爭於朝。彼武叔豈別無詭詞。則非子貢又將誰告乎。況景伯初非為穎悟風。擅遂信其可並駕而齊驅。正以局外所知。終不如局中所知。為倍也。故入於耳。即疑於心。藏諸心。遽宣諸口。顯以折其表。隱以奪其氣。如第因其好為方人而告也。不又輕量乎。景伯哉。自有此告。而景伯悅然。子貢歛然。夫子卓然。武叔益憤然。

英思偉論辟易千人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張嶠

以賢親貽君子前王之至善已足徵矣夫曰其賢其親似東屬之前王矣而孰知君子即賢其賢親其親也其至善不已足徵哉且謂一代之政必有一代之臣此說非也夫祖宗授子孫以天下即授子孫以同治天下之臣子孫受祖宗之天下即受祖宗所同治天下之臣親子齊葉而後老臣宗臣猶莫非祖宗之留貽焉則可知至善之道之足尚也詩何以咏前王不怠哉蓋嘗省徵諸君子矣為國家立樹人之計莫若賢而文武之賢何如者鸞熊可師

尚父可拜。其子可訪。號叔可咨。凡夫雖附後先奔走。豈徒輔翼一時哉。亦謂保我子孫永弼此丕丕基也。然則前王之賢何不可為。後王之賢者而或者疑之。謂前王之賢相與創業。後王之賢相與守成。則其事異。前王之賢類多老臣。後王之賢類多新進。則其情異。區而別之。曰其賢豈岐之桧。樓。蕭。莪。似未可為。鈔。雖之華。萋。雖皆也。然獨不覩後之君子乎。承兔。豈之風。頌。令。望者。百神爾主。被騶虞之化。仰德音者。四方為剛。即至宣平以降。而秦仲。平。戎。南。仲。平。狄。猶是周召分陝之政也。方叔伐荆。召虎伐夷。猶是畢榮佐命。

之治也。讀嵩高常武諸篇。喉舌有司。出納補明王之袞。土田是錫。對揚明天子之休。論者謂後之君子賢。如此而孰知皆前王譽。髦思皇之所垂緒也。或為社稷定建侯之謨。莫如親。而文武之親何如乎。蔡仲有命。康叔有誥。魯侯有錫。唐叔有封。凡夫公族公姓公子。豈徒翊戴一朝哉。亦謂與我子孫常篤此戚。歟。然則前王之親。何不可為後王之親者。而或者疑之。謂前王之親皆為內輔。後王之親皆為外封。則其地異。前王之親宜于繩武。後王之親宜于蓋。愆則其道異。專而指之曰其親烈祖之邦。土河山似未

可○為○冲○子○之○藩○垣○屏○翰○也○然○獨○不○觀○後○之○君○子○乎○俱○而○談○與○焉○四○益○遭○家○多○難○痛○深○
飛○鳥○之○拚○哀○叔○無○官○感○切○桃○虫○之○集○即○至○幽○屬○以○還○而○共○和○之○世○
晉○鄭○是○依○猶○是○閱○牆○禦○侮○之○意○也○太○姒○之○子○魯○衛○相○睦○猶○是○豆○蓬○
式○好○之○懽○也○誦○頌○弁○角○弓○諸○什○焉○蘿○有○托○美○兄○弟○之○具○來○嗣○反○不○
歌○美○婚○姻○之○無○遠○論○者○謂○後○之○君○子○觀○之○如○此○而○孰○知○皆○前○王○麟○
趾○螽○斯○之○所○貽○休○也○哉○而○不○但○此○也○

高華沉實可按可揚

日日

董坊

有無容忽此日日者可由一日而進按之矣夫日日非一日所
可盡也載徵盤銘之言不可進按夫日之乎且有常者天運而無
常者人事惟其有常也故觀天之運者即一日而可知不必按日
以計也惟其無常也故驗人之事者非一日所可定要貴積日以
程也然則盤之銘自新者豈惟日而已哉以日証月邁而言則日
必繼之以月然而月固日之所積也由日而月明旦之代更爲日
正無窮矣安必其常如此一日也以日成月會而言則日必終之

以歲然而歲亦日之所愆也由日而歲晝夜之迭體為日更無晝
矣安保其常守此一日也夫然而苟且因循之習以一日振者不
生動容以一日寬也日復一日而乾惕者乃匪懈而伊夕夫然而振興
淬勵之功以一日始者不容以一日止也日闕一日而龜皇者無
昨是而今非蓋嘗觀天之運行不息也往者過來者續有不形其
消長者縱為永為短不無冬夏之分而陽德常升要確循其躔度
圖動之經而不忒因以思人之得主有常也乾以健恒以貞有不見其
絕續者縱人心道心不無危微之介而分陰是惜惟上法乎重離

之○照○而○無○虧○是○故○以○玩○日○者○言○之○日○增○一○日○而○不○覺○其○長○也○日○減○
一○日○而○不○苦○其○促○也○前○之○日○不○可○追○今○之○日○又○將○逝○日○之○皆○虛○擲○
之○居○諸○而○志○氣○之○荒○無○論○已○而○以○愛○日○者○言○之○日○已○變○而○不○與○之○
俱○變○者○此○日○也○日○已○遷○而○不○與○之○並○遷○者○此○日○也○既○覺○此○日○之○可○
惜○還○思○來○日○之○大○難○日○之○皆○有○用○之○旦○晚○而○精○神○之○振○可○想○已○由○
是○而○積○為○月○則○一○月○皆○日○之○也○由○是○而○積○為○歲○則○一○歲○皆○日○之○也○
一○日○而○提○其○玩○志○而○日○之○即○緣○以○為○準○一○日○而○策○其○精○心○而○日○之○
即○奉○以○為○程○由○前○而○觀○一○日○為○日○之○始○基○由○後○而○觀○日○之○為○一○

○清○言○娛○
○衆○蛇○赴○壑○

○心○香○手○錄○

日之進境。天道之所以運聖敬之所以濟湯之自新如此其斯是
中立極而萬邦惟懷者與。

思清筆隼手調心知

所謂脩身

董增

身未可遽言修也。傳者繹其所謂焉。夫身既克修，家國天下無不修矣。然修有未可遽言者。傳者故繹其所謂歟。且世之蕩檢踰閑者，動謂身之難修。而吾謂非修身之難修，身而不察其所謂之為難。天下無難檢之身，不究功于坊表，不可謂修。夫天下無外求之修，徒致力于官骸，亦不可謂修。夫乃知慎厥身修者，正非無說矣。是可即經言脩身而繹之，滔淫匪彝之習，暱就焉而不知身不能謂為無過。顧當愆尤之已著，過畢集于吾身，而驗悔吝之由生，過非

始○于○吾○身○也○而○昌○不○進○求○其○義○也○周○旋○晉○接○之○途○措○施○焉○而○悉○當○
身○不○必○謂○為○無○功○願○踐○履○之○必○嚴○身○未○可○解○其○責○而○形○體○之○克○順○
身○難○獨○任○其○功○也○而○昌○不○進○詳○其○說○也○則○試○于○身○之○未○修○者○而○思○
其○未○修○之○所○由○乎○則○試○于○身○之○克○修○者○而○驗○其○克○修○之○所○自○乎○天○
○從○空○中○擊○動○正○心○自○不○犯○定○
下○有○為○者○其○無○為○者○範○之○耳○規○矩○不○踰○者○此○身○能○使○規○矩○之○不○踰○
○鈞○醒○所○謂○勤○性○務○身○應○聲○赴○節○
者○非○此○身○不○求○所○謂○雖○積○一○生○之○閑○檢○恐○作○止○運○動○皆○委○形○也○念○
朝○夕○之○潛○修○知○必○非○緣○飾○強○致○之○謂○矣○則○且○于○未○修○之○先○推○砥○礪○
之○所○自○始○乎○則○且○于○既○修○之○後○溯○劼○毖○之○所○自○成○乎○天○下○有○覺○者○

其無覺者役之耳。動靜日謹者，此身能使動靜之日謹者，非此身。不明所謂雖嚴畢世之操持，恐五官百體皆虛器也。緬學士之純修，知必非馳騫涉獵之謂矣。然則虛無寂滅異端之于身，不已失所修哉？所謂脩身有主乎身，以為修非離乎身以言修也。人見夫出入起居無不深其防檢，謂德修罔覺。第由于淑慎其身而一揆○自○然○寬○展○其間，修之由知脩身之學有可明求其故者，斯世而克求脩身之道也。吾固即所謂而正告之，斯世而漫求脩身之道也。吾亦即所謂而切指之。然則馳思廣騫曲學之于身，不又昧所修哉？所謂脩

○推○宕○謂○字○從○旁○人○着○想○既○不○宜○寫○大○氣○

身雖不泥乎身以為脩要必宰乎身以言脩也人見夫紛紜酬酢
無一不本于中和謂厥脩乃來第由于以身為度而一按其慙修
之端知修身之說有可曲暢其旨者世無慎脩思永者乎昌不即所
謂而深察之世有德裕乃身者乎昌勿即所謂而細繹之所謂脩
身自有脩身之所謂矣人其先正心也可

局勢開張詞意軒爽當行出色之作